



Ni fei yang
feng
Qing chun

青春 逆风 飞扬

— 远方 —

她在物质与精神，灵与肉中苦苦挣扎，最终如破茧而出的蝴蝶，在青春的旋律中逆风飞扬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333729

Ni fei yang
feng
Qing chun

青春

逆风
飞扬

远方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青春逆风飞扬/远方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8. 8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444 - 8

I. 青... II. 远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1759 号

青春逆风飞扬

作 者	远 方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李天卿
责任编辑	李天卿 王 峰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8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4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166 千字
印 张	13.25
版 次	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8.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为谁而歌

一个真正的作家，永远为灵魂而写，灵魂必然遭受孤独和痛苦。一部作品从最初到完成，极像春蚕作茧自缚最后变成蝴蝶的过程。春蚕作茧自缚时没想到自己会变成美丽的蝴蝶，当然一个真正的作家更不是为了名和利而写作。我对写作有着深深的爱恨交加的情愫，这份情愫曾令我有段时间欲抛弃一切如痴如狂。这就是我自一九九〇年写下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激情再造》后，搁笔十年的原因。但当一个作家的思想和感情长时间受到压抑后而爆发时，文字无疑成了最好的表达方式。

我写舞女这一敏感的题材，决不是猎奇。这样敏感的题材，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，这样一部有争议的作品，也往往容易被读者曲解和误解。在这里我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，这部作品的诞生是这样的偶然。去年我从北京回老家时，碰到两件令我难以忘怀的事，一是一个涉世不深的舞女因不小心怀孕，独自一人蹲在刚发芽的麦地里无助地饮泣；二是另一个舞女遭殴打，围观者都拍手称快。那时候我的心很沉很痛，我们人是万物之长，对动物都有怜悯之心，为什么对同类就不能多点宽容和友爱呢？回京后，这两件事我一直忘不了。写完《青春逆风飞扬》，千禧年就到来了，前前后后也就两个月的时间。这两个月的写作，使我的思想和感情燃烧升腾，同时我的心也一直在哭泣。

有时一个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，而对他人的命运，我除了

同情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我唯有记录那或残缺或麻木或痛苦的灵魂，让你让我让社会给他们安抚。

现在很多的作品是供读者消遣和娱乐的，真正能打动读者的作品太少了。这不能怪读者，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，快得令人恐慌，快得令灵魂追不上肉体，快得让我们找不到自己本来的面目，这么飞速地前行，让人活得很累。这时候就需要有能量让自己心的脚步停下来，找一个温暖又安静的地方梳理一下，或哭或笑都是有益的。这能量就是思想和感动。一部好的作品必须具有这样的能量。

我的第一部作品《激情再造》也好，《青春逆风飞扬》也好，写的都是小人物的命运，正因为普通才有了深刻的意义。我无法不感激这些小人物，为他们感动。

或许读者看完这部作品，会猜想作者是里面的谁呢？我很喜欢“蝴蝶是花的灵魂”这很有诗意的句子。当花变成蝴蝶后，就是另一种生命了。在这里，我把心交给良知，把良知交给读者，红与黑由读者去评判。

远 方

二〇〇一年一月北京



“你……是一个……流氓。”

顾琳琳刚走进精神病院，她爸爸就指着她叫。几个“精神病”也围拢过来，龇牙咧嘴，流着涎水，作哭作笑地比着葫芦画瓢：

“你是……一个……流氓。”

顾琳琳走出精神病院的大门，站在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，不知该往哪边走。她呆站了好一阵，取出寄存的自行车往家赶。

顾琳琳推车走过凹凸不平的山路，走了半天，才到村口。她看看太阳已经快落山，阳光洒满刚收获的苞米地，金灿灿的耀眼。

山坡下满是人和牲畜。她看到大伯在抽打着牛帮她家犁地。

顾琳琳走到大伯身边，她大伯耷拉着眼皮，有一搭无一搭地问：“见到你爸了？”

“嗯。”顾琳琳怯怯地应答着，等着大伯再向下问，大伯却不再做声只顾赶牛犁地。犁到地头，天就黑了。顾琳琳看不清大伯的脸，便说：“大伯，医院里又要五百元钱。”

顾琳琳的大伯只顾着给牛搔痒，没理睬顾琳琳。

牵着牛在回家的路上，大伯才长出口气，说：“这一年来，亲戚家、村里人能借的钱，我都已借过了，今年玉米又烂贱……哎，你妈的心也真狠，连个屁也不放，就撇下这个家跑了。我可

怜的孩子啊！”

顾琳琳跑了十六家也没借到一分钱，讨到第十七家时，顾琳琳站在贩运木材的“沈百万”家门前，踌躇不前。她站了一会儿，敲敲门，有只狗“汪汪”地叫着出来迎接她。

有人开了门，是沈百万的老婆，她见是“顾疯子”的女儿顾琳琳，便上上下下打量着她瘦高的身材，等她说话。

顾琳琳望着这个穿金戴银的女人说：“婶婶，我爸没钱住院，医院要赶他回家。他一回家，肯定会疯死的。婶婶求您帮帮我，借我点钱，我会还您的。”

“琳琳，不是婶婶不借钱给你。你大伯半年前借了一千元钱给你爸治病，到现在还没还。一开始我就知道那是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无回的事。可那是以前，现在你妈都撇下你爸不管了，谁还再关照你们……你妈长得那么漂亮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在外面挣了大钱就回家了。”沈百万的老婆说完，嘻地一笑，掩上了门。

沈百万正在和几个牌友打麻将，见老婆回到屋里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狐狸精家的女儿。又来借钱，被我支走了。”

一个牌友感叹：“哎，这两口子，算是买不全凑全了。一个好吃懒做，一个水性杨花，只是可怜了孩子啊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老天爷作孽谁也管不了。人作孽，老天就拾掇你。听说顾疯子的病一点儿也不见好，不是打人就骂人，见了钱，叫亲爹。”

第三个说：“听说狐狸精这次是抛下她相好的一个人跑到城里去了，这样的人跑到哪里也是靠脸蛋儿吃饭。”

轮到沈百万说话了：“咱不是吹，咱村里三百户人家都是农民，哪有来钱的正经门路，听说咱村那个刘英这次是去俄罗斯做

贸易，一个初中毕业的，做什么贸易，还不是凭着长得漂亮，做旋沟的买卖。”

沈百万的老婆说话了：“人家做旋沟的买卖关你屁事？不管咋样，能拿住老鼠的猫就是好猫。现在这年月做什么能离开钱，到城里上厕所没钱还不让你进呢？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顾琳琳的妈为啥跟这个男人好，和那个男人过？还不是她老公整天赌逼的？她不跟人睡，顾疯子赌输的房子，能要回来？我说老沈，人没有天生就贱的。你有屁别放出来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好好，我不放，只兴你放。”

顾琳琳从“沈百万”家走到村东，有个妇人看到她在哭，就问：“琳琳你怎么了？”这时，顾琳琳就哭出了声。

那妇人就追问道：“谁欺负你了？”

这一问，顾琳琳的眼泪就从下巴流到了胸前，她双手掩面，抽泣着说：“我爸没钱住院，医院要赶他回家……”

那女人把顾琳琳叫到一边，悄悄地说：“琳琳，别哭了。刘英回来了，听说她这几年在外面做贸易，这次是去俄罗斯，路过咱这里就顺路回来了。你去找找她试试，说不定她会帮你的。”

顾琳琳擦擦眼睛，说：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
“这没关系，听说她没有架子，人缘又好，很爱周济人。说不定会帮帮你，你就去有鱼无鱼地抢一网。”

顾琳琳点点头，顺着蛇一样的土石路，走过一座座犬牙交错、高低不平的房子，再穿过一条窄窄的巷子，从村东头来到了村西头。她到了刘英家门口。门没关，顾琳琳怕有狗，就在外面叫：“英姐在家吗？”

叫到第三声时，刘英出来了，从上到下扫了一眼穿得土里土气灰不溜丢的顾琳琳，目光最后停在她脸上。顾琳琳整个人也只有那张脸俊俏，像放在一堆破铜烂铁上面的珠宝般显眼。

顾琳琳看到眼前这个斜着身子，轻倚在门框上的二十五六岁的女人，着一身松松垮垮的银白色衣服，不施脂粉，脸上浮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，冷冷眼神似乎能把人凿穿。她的头发染成了红色，文过的眉又细又长，没涂口红，也没带耳坠，打扮得不土不洋。顾琳琳知道她就是刘英。

“英姐，我爸没钱住院，医院要赶他回家。他一回家肯定会疯死的。”顾琳琳说着这句话哭了，“英姐，求你帮帮我，我会挣钱还你的。”

刘英驴唇不对马嘴地说：“你妈是不是李金花？”

顾琳琳点点头。

刘英是从顾琳琳的眉眼中知道她妈是李金花的。因为她跟她妈长着一样的媚眼，外眼角向上挑着，是狐狸眼，一笑能将男人的魂魄摄去。

刘英又追问：“你还上学不？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上到初二，我爸一生病，我就不上了。今年我刚十八。”顾琳琳乖乖地答着。

刘英将顾琳琳招呼进家，背着家人，将一沓钱放到顾琳琳手中，笑盈盈地说：“这五千元钱够不？”

顾琳琳盯着手中的钱，目瞪口呆，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起来……

刘英看着顾琳琳呆呆的样子，说：“妹子，你该出去见见世面了。”

刘英帮顾琳琳交足了爸爸一年的住院押金，顾琳琳就无牵无挂地跟着刘英来到了这个急速繁荣的县城——临河县。

第一天晚上，顾琳琳穿着刘英给她买的皮衣、皮裙，和两个姐妹站在梦巴黎的招牌下。

顾琳琳环视一周——霓虹闪烁，一家家的舞厅、洗头房、按摩院紧挨着。门前散落着一辆辆摩托车、小轿车，西装革履的男人们从里面进进出出，“咚咚”的敲打乐将远处的车鸣淹没了。

这时，她远远看见三个男人向她们走来。

“小辣椒，想没想哥哥？”胖子张虎用手捏捏小雅的脸。

小雅一下将他的手打到一边去，说：“想你个屁，每次都是白吃豆腐，从来不请客，铁公鸡敲敲还响呢。”

“请，今天晚上请你、小铃铛，还有这位妹妹坐台。”张虎扬着下颌示意一下顾琳琳，接着色迷迷地盯着她看。

顾琳琳红着脸低下头去，只有刘英给她买的那坚挺的乳罩还狐假虎威地朝他们耸立着。孟威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哎！这位小妹妹，怎么没见过？刚来的吧？”

顾琳琳的脸更红了，头垂得更低了。

小铃铛说：“人家不坐台。”接着又转过头说：“琳琳，别怕他们。”

孙文革说：“咱们别磨蹭了，快上去吧。”

于是，张虎他们三个就嘻嘻哈哈连扭腩带摆胯地上楼去了。

顾琳琳她们三个也跟了上去。

顾琳琳一走进舞池，看到五颜六色的灯光，就不舒服，再看到晃来晃去的灯光下那一对对男女像动物叫春一样，粘连在一起，她就更不舒服。她想象中的跳舞，不是这样的呀！

张虎问过吧台的小姐，便一个人来到了刘英的办公室门前，刘英叫他进来。张虎看到刘英枕在椅背上的头抬也没抬，一个个烟圈像鱼吐泡泡一样从她嘴里圆圆地吐出，她轻轻地一吹，那团烟雾便摇晃着身子袅袅飘散了。

张虎盯着那烟雾中冷艳的脸，鼓鼓的胸脯，心里想：“我要是能睡她一次，也不枉活这三十年了。”他馋得直吧嗒嘴。

他说：“我今天下午刚刚知道英姐回来，就过来看你了。”

刘英白了他一眼：“什么时候你的嘴也变得这么甜了，不是看我，是看我带的俄罗斯小姐来了吧？我说张虎，你欠我的五千元钱，什么时候才给我送来？你也知道，你英姐在这也是有点分量的。你看看账本上，就你欠钱，这样的事哪有赊账的？”

张虎看刘英淡淡地笑着，头慢慢地离开椅背，赶紧接口：“我知道英姐对我好。你也知道我的门市要不是失了火，烧坏了人家的四辆摩托车，我也不会欠你钱的。你再宽限几天。”

刘英愁眉苦脸地说：“其实，咱们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也知道你是条汉子。哎，就是因为王五子从我的舞厅挖走了原先的那两个洋妞儿，舞厅的生意才淡下来的。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啊。”

张虎忙凑过去说：“要不我找几个弟兄暗地里修理他一下？”

刘英摇摇头，两串金光闪闪的耳坠荡秋千似的晃悠着：“那是下策。只要你带着几个小兄弟去王五子的虞美人，说那两个洋妞儿得了性病，去跟她俩要点药费就得了。”

张虎竖起大拇指，痛快地说：“高！我这就去虞美人。”

刘英制止他：“别那么猴急，明天去不迟。等会儿我要给三

位‘外宾’开一个欢迎会，你们也参加。”

一支舞曲终了，刘英走出办公室，让手下人把灯光调亮，登上舞台，环顾一周，然后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打扰大家一下。我看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有新朋也有老友，我代表梦巴黎的全体员工为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。”刘英带头一拍巴掌，大家便拍得跟热锅里炒屁一样脆响起来。

“尊敬的先生们！尊敬的小姐们！承蒙你们厚爱，梦巴黎舞厅有了很大的发展。近期，我们舞厅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，由于原来的两位外国小姐利用我们舞厅搞色情活动，染上性病败坏了我们舞厅的名声，我坚决开除了她们。”说到这里，大家不再看刘英那穿着一身银白色旗袍的婀娜又性感的身體，都悄悄低语起来：

“这还得了，那还不连带我们的根也烂掉。”

“我靠，这样还不连自己的老婆也传染上。”

“听说那病可难治了，反复性很强。”

……

顾琳琳坐在小铃铛身边偶尔看看刘英，再看看那些像得了精神病的男人们，就不敢看了。她低着头，那些污言秽语灌进她的耳朵，她的脑袋就涨大了，脸烫得发烧，心跳得怦怦直响。

刘英看大家在下面越谈声音越高，就高叫起来：“希望大家静一静。为了感谢大家的厚爱，我们梦巴黎舞厅新迎来了三位外宾佳丽，她们不远万里来到了我们这里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她们的到来。”

大家乱糟糟地欢呼着。只见三位外国小姐在小雅的带领下款款走上舞台，于是大家又向她们吹着口哨喊叫起来。

“大家静一下，”刘英挥动着手臂在喊，“别在外宾面前丢人。”

刘英这一喊还真起作用，大家静了下来。

刘英对大家说：“她们三位是来自弗拉基米尔舞蹈学院的演员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欢迎她们。”

刘英又带着大家噼里啪啦地拍巴掌。之后，她亲切地在第一位洋小姐的脸上吻了一下说：“我们这一位美丽的小姐叫卡秋莎。”

卡秋莎像被人卡住了脖子一样，说：“你——们——好。”

刘英抱了抱第二位小姐，说：“第二位美丽的小姐叫列登波士娃。”

下面有人叫：“这名字多别扭呀，以后我们就叫她娃娃。”

“娃娃我们爱你！”大家在下面喊。娃娃一脸幸福状，大声回应着：“我也爱你们。”她的音调高起来低下去，挺滑稽的。

刘英开始抱第三个了，下面就有人喊：

“让我们也抱抱。”

刘英没让大家抱，她说：“我们第三位美丽的小姐叫莫妮卡。”

“摸一把也行啊！”

刘英也没让大家摸，板起脸说道：“大家静一静。在学校时，老师告诉我们，见了外宾要有礼貌。我发现有些朋友不太自觉。”刘英继续说，“下面我请出的第四位佳丽是……顾琳琳呢？”

此时，顾琳琳因为受不了里面的污言秽语，走了出来，正站在楼下大门前，仰着头一颗颗地数星星呢。



这天，顾琳琳跟一位顾客吵了起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人摸顾琳琳的屁股，顾琳琳不让摸，就吵起来了，打到刘英那里，那人说：“刘老板，你给评评理，我给了她坐台钱，摸了她屁股一下，她就说我是流氓。流氓不要紧，来这里谁不想当流氓啊？”

顾琳琳将钱掏出来，扔到他脸上说：“还你的臭钱。”

那人瞪圆了眼睛：“妈的臭婊子，欠修理。”

顾琳琳还口：“你才她妈的臭婊子。”

“刘老板，这你可都是看到的啊！”那人大声嚷嚷着，“大家都过来给我评评理……”

“琳琳到里面去！”刘英陪着笑，“她初来乍到不懂事，大哥别跟她一般见识，我给你调换一个好的。小雅，小雅……”

“哥哥，你生什么气呀！气出病来没人治，最后还是我疼你。”小雅说着，从后面抱着他的腰，将他推到了后面包厢里。

第二天，刘英对顾琳琳说：“慢慢就适应了。”

小雅对顾琳琳说：“对这些人你就不应该生气，你要知道咱们是为钱，是工作。昨晚那傻子，我让他陪着我喝了五杯咖啡，白白地让他扔了三百元钱，他还什么也没捞到。”

小铃铛对顾琳琳说：“琳琳，我是过来人，我告诉你一句实话。把自己的贞操给谁，也不如给钱。我刚结婚时，我的第一次就给了我那无情无义的男人，现在我可后悔死了。”



梦巴黎的左边是一个花店，顾琳琳没事时，常常站在不远处向里瞟，里面有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小伙子。那小伙子，也爱拿眼瞟她。有一天，那小伙子走出来跟她说话。

他说：“今天太阳真好啊。”

顾琳琳说：“是个好天气。”

他说：“你们东北女孩说话真好听。”

顾琳琳说：“你说的话也好听。”

他说：“你们一个月挣钱真多啊。”

顾琳琳说不赚钱。

他说：“你长得真好看。”

顾琳琳说：“你花店里的花才好看。”

他说：“将来送你一朵最好看的。”

后来，顾琳琳从和他的谈话中知道了他叫宋斌，比自己大一岁，家住沂蒙山，外出打工，替人看管花店。

有一天，顾琳琳收到宋斌给她的十六朵火红的玫瑰花，她跑到宿舍里蒙着头哭了个够。她把玫瑰花插到瓶子里，屋子里就充满了玫瑰的香气。她每天都给它们换水，决不允许别人碰它们一下！

刘英在厨房里哼着小曲忙着做饭。她一走进这栋花了一百二十七万买来的别墅，感觉就完全变了，她觉得自己像一艘船，终于靠了岸。花钱给她买下这栋别墅的房地产大亨王玉成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。

刘英端着菜进来，王玉成看着她前凸后翘的曼妙身材就不会走道了。他猫着腰像鸭子走道似的挪到饭桌前坐下。

刘英问他：“老公，你怎么了，肚子疼？”

王玉成脸红了，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“哎哟，俺老王啥时候也变得害臊了。”

王玉成说：“不是我害臊，是‘他’让我害臊。”

“看你猴急的，我们吃饱了再喂‘他’。”

王玉成霍地站起来，说：“我想吃你的奶子，吃……”

刘英便扑过去，两手抱着他的脖子，两条腿轻巧地攀着他的腰，将一只又肥又挺的奶子送到他嘴里。

这一宿，刘英看王玉成睡得像死猪一样。第二天早晨，这猪醒了，说起了人话：“阿英，这几天，收敛点，扫黄打非又要开始了。”

顾琳琳来到城里整整一个月了。

这一天，她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因为宋斌要请她看电影，还要请她吃饭。

天气特别的好，秋末的阳光懒洋洋地照着，天空蓝得让顾琳琳想在上面作画。宋斌说这里没有他的家乡好，他说他的家乡，出门就是山，山下边是清清的小河，河水可甜了。山上有野山枣、野杏……可好吃了。山上还有很多种鸟，麻雀、喜鹊、啄木鸟……

顾琳琳说她的家乡也是这样，只不过没有小河，可多的是很好玩的地下能跑的动物。她说她的家乡比宋斌的家乡冷，说不定现在下雪了。两个人又谈雪，下雪天更好玩，满山都是白色的，他们小的时候都打雪仗，不过现在不打了。他们越谈得出的结论越是，这里除了车多，人穿得好之外，都没有自己的家乡好。不过……还是这里最好，他们都说：“因为遇到你了。”说完这话，两个人都脸红了，很长时间都在看着地。

宋斌害羞地望着她说：“你像一只白鸽。”

顾琳琳说：“如果有一天，我飞走了你怎么办？”

宋斌说：“你就是飞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你。”

这一天，宋斌花了十元钱，两个人吃了一斤水饺。顾琳琳觉

得这是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。

这一天，他们看的电影名字叫《东方母亲》，讲的是一个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三个孩子带大的故事。顾琳琳边看边抽泣，她觉得自己的母亲没有那么伟大，但她知道母亲很爱自己。

这一天，顾琳琳很想宋斌拉一下自己的手，宋斌也很想，可是他没敢。

刘英知道了顾琳琳跟宋斌来往得很密切，就对她说：“那穷小子有什么好的，长得跟瘦猴似的，那是营养不良。琳琳，你知道吗，他家是全山东最穷的地方，在全国都能挂上号。现在，那里的大姑娘都嫁到外面去了，小伙子穷得找不上对象，才出来打工。他们就是专门骗你这样没见过世面的女孩。那个宋斌我早就看出来，他不是个好东西。”

小雅知道了顾琳琳不坐台的原因，对她说：“琳琳，你真傻，好不容易出来就是来谈恋爱的吗？要谈恋爱在家谈。你说说，你为了那个穷小子，钱不挣，值吗？感情是什么东西，狗屁不是，到头来脱不了鸡飞蛋打两头空。”

小铃铛早就对顾琳琳往花店跑看不顺眼，她说：“有一次，那个穷小子看见我眼珠都不会转了，他要是有钱比谁都色。琳琳咱可不能让他将你的第一次给骗了去。这年头，宁愿相信世上有鬼，也别相信男人那张破嘴。”

顾琳琳对谁的劝说都一声不吭，她怕得罪了她们，离开了这个地方，就见不到宋斌了。

这一次扫黄，全县战绩辉煌，几十家舞厅、夜总会都被查封、罚款。

王玉成说这件事时，正光着屁股，趴在刘英的身上。

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：“阿英，就这一次，我就为你节省